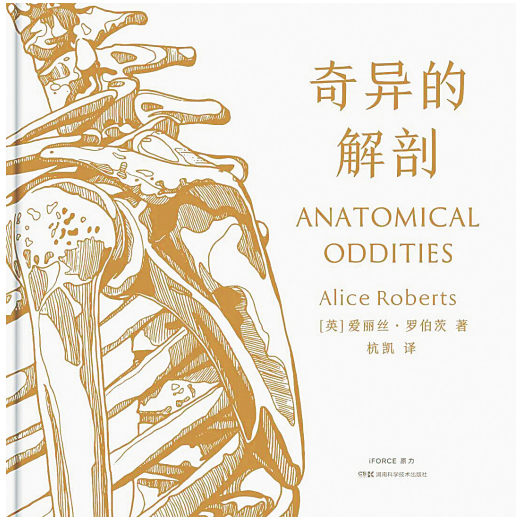


湘版好书

肌肉的词源是『小老鼠』？ 排骨本义是『胸针』？

——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身体的各个部位

胡湘科



《奇异的解剖》

你知道“马尾”这个解剖结构吗？它不在马身上，而在你的脊柱末端，是脊髓下端神经根的集合。因为形态酷似马尾辫，早期的解剖学家就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。

还有半月板，很多人听说它都是在运动损伤的新闻里，但这两个半月形纤维软骨其实是膝盖里不可或缺的“减震器”。

爱丽丝·罗伯茨是一位解剖学家。她解剖过无数具尸体，画过无数张解剖图，但她记住那些拗口术语的方式，不是靠死记硬背，而是靠编故事、画画，甚至是在大脑中把自己缩小成一个小人儿，钻进人体的各个角落去“旅行”。

在她的新书《奇异的解剖》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）里，这个“小人国之旅”的想法被发挥到了极致。

她写道：“人体被密密麻麻的命名所覆盖，没有一寸逃得过。”而这些名字背后，藏着形状、功能、发现者——这三把钥匙，几乎可以打开身体里所有秘密名字的锁。

解剖学名词里的冷幽默：肌肉是“小老鼠”

身体里各种部位的名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是谁给它们取的名？在《奇异的解剖》里，爱丽丝·罗伯茨带着读者，从名字开始，重新认识自己这副既熟悉又陌生的身体。

而一旦开始追究解剖名词的词源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早期解剖学家们不但是严谨的学者，也是充满幽默感的观察者。有些名字简直冷得让人想笑。

先说最熟悉的“肌肉”——muscle。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 musculus，意思是“小老鼠”。为什么是老鼠？因为古罗马人发现，当人屈起手臂时，上臂的肱二头肌在皮肤下隆起滑动的样子，很像一只小老鼠在皮下窜动。

再看你的手指。指骨的英文叫 phalanx，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原指排列紧密的士兵方阵，却也是一种蜘蛛的名字。爱丽丝忍不住在书中开了个脑洞：这难道是想到了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移动的场景？

小腿外侧那根细长的排骨，英文 fibula，在拉丁语里的本义居然是“胸针”。古希腊罗马人用来固定长袍的别针，正是那样一根略带弧度的细长骨针形状。莫非早期的解剖学家在端详这根骨头时，忽然联想到了妻子肩膀上扣着的首饰？这个猜想没有标准答案，但那种跨越物件与器官的联想，本身就妙趣横生。

还有你身体里那一截不起眼的小肠——十二指肠。它的英文 duodenum 直接来自拉丁语的“十二”，因为它大约有十二根手指并排起来那么宽。跟腿的学名则来自英雄阿喀琉斯，他周身刀枪不入，唯独被射中脚跟而丧命，于是那根人体最粗壮的肌腱从此冠上了悲剧英雄的名字。而第一颈椎叫“寰椎”（atlas），与希腊神话中用双肩扛起苍天的巨神阿特拉斯同名，因为这块椎骨正承担着支撑“你的世界”——也就是你的头颅的重任。

这些词汇并非凭空而来。爱丽丝在书中提醒读者，医学术语中大约三分之二的词汇本质上是拉丁化的希腊语。英语口语里约一半词汇来自拉丁语，十分之一来自古希腊语，可在医学领域，希腊语的影响要大得多。而追索一个词的源

头，不只是在做语言考据，更是在挖掘最初命名者究竟看见了什么、想到了什么。

当你把自己缩小，身体变成一片奇幻大陆

《奇异的解剖》最迷人的视角，来自作者为自己设定的那个角色：一个微观探索者，如同格列佛，在小人国展开一场身体内部的旅行。

“我将以一名微观探索者的视角探索人体，如同格列佛般开启一场小人国之旅，追溯人体解剖学的发现故事，绘制人体景观中的地标。”

她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句子。接着，身体在想象中陡然变成了一片广袤而奇异的大陆。

把你缩小再缩小，肠绒毛看上去就成了草甸，随着肠道的蠕动微微起伏，像风吹过的草原。胰岛则像海岸边经历了亿万年的叠层石，沉默而古老地矗立在胰腺的消化液海洋中央。上颌骨构成的空腔仿佛一个不祥的黑暗洞穴，洞口参差的骨壁好似钟乳石的边缘，令人既畏惧又好奇。

在这片人体大陆上，有些地名听起来甚至像旅行指南里会出现的景点。“朗格汉斯岛”是胰腺里一簇簇散落的细胞集团，如同蔚蓝海面上点缀的群岛。“利贝昆氏隐窝”则属于那种你不太想去的地方，幽深隐秘，藏在肠壁的皱褶深处。还有“哈弗氏管”，一条条微小的隧道穿过骨密质，就像穿山越岭的地下通道。“瓦特氏壶腹”更是带着一种古拙的器物质感，这处胆总管和胰管汇合后膨大的结构，真的像一个缩小版的陶壶腹部。

为了在这片大陆上不至于迷路，爱丽丝自己也画过无数插图。她坦白：“我一直更喜欢视觉记忆法而不是口头记忆法……有时我会画一些古怪的插图来帮助自己记住术语名称。”

在这本书里，部分插图努力还原解剖术语的含义和命名灵感，部分则干脆“有点奇异”——因为在她看来，解剖学本身就“既奇异又奇妙”。这些手绘和身体景观的描述交织在一起，让阅读的过程宛如捧着一本探险者的野外笔记。

这本书，把解剖学写成了一本奇异的手账

《奇异的解剖》英文原名叫 Anatomical Oddities，直译就是“解剖学的奇闻异事”。中文版最终定名为《奇异的解剖》，译者是浙江大学外科学博士、骨科医生杭凯。一位临床医生来翻译这样一部作品，对骨骼与肌肉那些古灵精怪的名词典故想必会心一笑。

这本书实在很难被简单归类为“科普”。它当然在讲人体，讲骨头、肌肉、神经、脏器的准确位置和功能。但它同时也在讲语言学，讲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怎样一路辗转，变成你今天体检报告上看到的陌生词汇。它还在讲文化史，讲那些在黑绘陶瓶上描绘的阿喀琉斯之踵，讲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如何被移植到了你的脖子后面。

因此，这本书又被称为“解剖学手账”：解剖学知识+文化典故+语言学溯源+幽默+想象力。

书中有大量作者本人绘制的插图，风格时而精确，时而古怪，捧着它就好像借到了那位解剖学教授私藏多年的笔记本。

那些看似冰冷陌生的医学术语，当你了解它们名字的来源后，便成了横跨千年的桥梁——连接着古希腊罗马的医生，连接着在烛光下绘制人体地图的文艺复兴解剖学家，连接着每一个曾经对这副血肉之躯发出惊叹的人。

认识身体，其实就是认识你自己。



《奇异的解剖》内页，十二指肠示意图。

我写我书

奥黛丽·赫本用地的优雅与灵动，照亮了整个好莱坞黄金时代。但在长子肖恩·赫本·费勒心中，她从来不是明星，只是母亲。

在新书《优雅永存：我的母亲奥黛丽·赫本》中，肖恩以儿子的视角，揭开了赫本最真实的一面。书中收录300余幅赫本珍贵影像与档

案资料，包括大量家庭生活照、证件档案照及赫本手绘画作。赫本信奉“少即是多”的人生哲学，她从不被时尚裹挟，只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，也恰好遇上了一生知己于贝尔·德·纪梵希，成就了时尚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时尚，只是赫本点缀气质的工具

肖恩

我的母亲认为，女性应当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服装风格，用时尚与季节的变幻来点缀搭配，而不是沦为时尚的奴隶，反复地重塑自己的形象。她时常告诫我们，着装要朴素低调：“做一个在正式晚宴上唯一穿西装的人，总比做一个在休闲场合唯一打领带的人要好。”某种程度上，母亲的时尚理念更接近旧式绅士的审美。相较于女性，男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并长期坚持往往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。本着这种态度，她衍生出“着装需要根据场合”的原则。正如她研究剧本中的角色，她关注的重点始终是着装是否契合场合，而不是单件服饰的美感。和于贝尔·德·纪梵希在一起时，母亲当然不必为此担忧。服装的质地必须是最好的。

鞋子对我的母亲而言同样至关重要。它们是品质理念的基石。如果有一双好鞋，宁可选择大半码也不要小一码，以免长期穿着导致足部变形影响健康。富有传奇色彩的制鞋者萨尔瓦托·菲拉格慕也是母亲的挚友之一，在他的自传前言中写道：每当看到人们为时尚或虚荣而折磨双脚时，他便深感痛心。这或许正是他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制鞋者之一的原因。他的初衷纯粹，充满

关怀。某些东方哲学认为双脚承载着我们的精神与灵魂。倘若真是如此，为人们的灵魂装扮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业啊！

“风格”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，承载着多重意义。对母亲而言，它源于内在美德的延伸——经年累月的自律、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人性的希望共同铸就了这份美。如果说她的线条是清新优雅的，那是因为她坚信简约的力量；如果说她的气质是历久弥新的，那是由于她执着于品质；如果说时至今日，她仍是时尚的偶像，那是因为她一旦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便终生坚守。

她从不追逐潮流，也没有每个季节都变换形象。她热爱时尚，却始终将其作为点缀气质的工具。“注重你的着装，”母亲常说，“因为它们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。”所以当她们出现时，她的衣着不会嚷嚷着：“看我！”而是低语着：“这就是我……和你一样平凡。”她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。她从未自视不凡或与与众不同，正因为如此她才如此勤勉，一直保持着亲切和专业的态度。她的风格不过是本真的延伸——那个我们共同敬仰的灵魂。我们深深地明白，眼前所见的她绝非华丽的包装，而是一个百分百纯粹真诚的人。

编者说

收录周令钊等设计大师设计手稿

读懂中国设计最初的来路

刘源 刘迎燕

当“前进”二字定格于《前进——新中国设计的诞生1945—1959》（湖南美术出版社）的书名之上，它不仅是一句鲜明的时代口号，更沉淀着1945年至1959年这15年间中国设计最真实的精神底色。

这15年横跨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、工业化起步阶段，中国社会先后完成3次重大制度转型。对新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美学梳理，而需将它与国家发展、时代思潮深度绑定，想要读懂新中国设计史，必先读懂时代发展内核与核心思想。长久以来，这一时期设计史的相关史料散落于美术馆馆藏、老画册、工业档案、建筑图纸与民间旧物之中，缺少系统、完整、多门类整合的通史文本。《前进——新中国设计的诞生1945—1959》的出版，既是同名重磅巡展的文献沉淀，也是填补中国早期设计史研究空白的一次深耕。

回望手稿打磨、史料校勘、整体装帧统筹等编书全过程，我们的心中满是对一代又一代设计人的敬意。



《前进——新中国设计的诞生1945—1959》

学界以往书写新中国设计，多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，而本书将时间轴上溯至1945年，这是全书的学术特点，也是编辑工作中重点梳理、反复论证的逻辑主线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解放区延安美术体系与上海近代工商业设计脉络两条源流正式汇合，共同构成新中国设计的双重根基。延安以新年画、宣传版画、边区日用纹样建立起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设计立场，上海依托近代印刷、纺织、商品包装、建筑行业积累成熟的现代设计方法。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，两套体系不断交融、碰撞、重构，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催生全新的国家视觉体系。

新中国设计的诞生，是革命文艺传统与近代城市设计经验双向融合的成果。书中系统收录了湖南籍设计大家——周令钊先生在从事国徽、团旗以及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、人民币等国家级设计时的手稿。体现出湖南人民不仅在革命征程中前赴后继、流血牺牲；更在新中国设计初创阶段，为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、民族文化自立贡献湘湖力量。

在文本编辑层面，我们兼顾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。本书面向设计专业师生、美术史研究者、大众文史爱好者三类读者，因此对书稿做了分层处理：主体论述保持专业严谨，梳理1945—1959年设计发展完整时序；对专业术语、历史政策、设计事件增设注释，简化晦涩理论表述；各板块开篇设置导读，提炼时代核心特征，降低阅读门槛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，设计从未脱离现实。全书以社会变革为底色，让每一件设计作品都成为时代切片。本书的出版，不只是一次史料汇编，更是一次文化溯源。愿这本书能为设计史研究补齐关键拼图，也让当代读者读懂中国设计最初的来路，在回望中汲取面向未来的前行力量。

（作者系该书编辑人员）

读有所得

孩子到世上，首先是来亲自感受阳光雨露

易丽霞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是作家刘亮程创作的一本儿童故事书。这本书是一部全家倾心合作的作品。姥爷刘亮程记录外孙女知知的成长故事，爷爷李兴骏画孙女色彩斑斓的童年，太奶奶柴枫林画她种的蔬菜和院子里的花草，小孙女知知用稚嫩纯真的笔描绘她眼中的万物。全书20篇故事，还有色彩绚丽的插画，呈现了知知在大自然中自由、快乐成长的点滴。

知知1岁到4岁期间，每年来姥爷的书院住很长时间。她每天不知疲倦地玩耍，在姥爷姥姥、爷爷奶奶的陪伴下接触自然和万物，探索与成长。书中的生活画面，是知知童年生活珍贵的记录，也是刘亮程所言“孩子到世上，首先是来亲自感受阳光雨露，闻草木花香，亲眼看见自然万物”，拥抱自然的生命教育观的体现。

姥爷接住知知递来的那袋没有的“盐”，做出很咸的表情。太奶奶给知知做沙包，姥爷陪着她玩。爷爷和太奶奶画画，知知也模仿着拿起了画笔。这些纯真又充满想象的图画，都被刘亮程赏识并编入书中。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，是此书的亮点与特色，它们完美呈现了一个家庭传递爱与创造，共同陪伴、教育孩子的故事。

大自然是一本厚重又有趣的书。姥爷带知知观察树上的猫头鹰，知知喊着“鸡阿姨”跟外婆去收鸡蛋，学姥爷把没磕完的瓜子留给老鼠。姥爷也告诉知知，如果有小虫子落在手臂上，就轻轻吹一口气，让它走，它和我们一样都在赶路。刘亮程崇尚万物有灵，人与草木动物皆为朋友。他带知知感受自然的丰富与神奇，让她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提高认知，增进情感。

刘亮程的文字具有诗性气质，那些哲思的句子，总能迅速抓住读者的心。

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封面

编者按



《优雅永存：我的母亲奥黛丽·赫本》